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德发 著

魂

炼魂

林德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序

张 炯

大约八十年代中期，我收到从福建家乡赛歧镇寄来的一部长篇小说稿子，题名《曲蹄世家》，作者是林德发。我粗粗看了一遍，觉得蛮有乡土气息，只是尚不够成熟。当下便回信鼓励他再改一改，建议他把改后的稿子寄给出版社看看，并对他说，出版社的编辑一定会很好地帮助他。匆匆间时光流逝，我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不料，1993年的一天，突然有位年轻人来找我，说他就是林德发，因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通知，特意从家乡来北京，住在出版社招待所修改他的长篇小说稿子。接着他就一见如故，给我谈起他的生活经历，包括他的“曲蹄”家庭出身，他当知青时上山下乡的生活和他的刻骨铭心的恋爱故事。他讲得很坦率，很诚恳，还带有无情地自我剖析的勇敢。我边听边感到这故事确实很动人。他说他决心把自己的生活阅历写出来。他还非常激动地说，他要塑造一个以往我国文学中还很少见的平民英雄的艺术形象。他求我将来一定看看他的小说的清样，为他的小说写一篇序。对于这样一个刚从基层冒出来的文学青年的请求，我自然无法推辞，而且觉得似乎是义不容辞，当时就慨然答应了。

不觉间又一年过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终将林德发的长篇小说清样送来了。这还只是小说的第一部，题为《炼魂》。我花了半个多月的公余时间陆陆续续把它读完了。虽然

小说主人公林道福还只走过三十而立的生活历程，还处于成长的过程中，暂时读者还难以看到这个人物形象的英雄品格的真正闪光，但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在特定历史时代所处的生活困境与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确实被十分真实入微地刻画出来了，而闽东青山秀水的旖旎风光，在小说里也得到富于感情与色彩的表现。

我离开家乡已四十五年，也很少回去。但闽东的乡土与人情却总难以忘怀。那里依山傍海，不仅山青水秀，而且物产丰富。居民主要是汉族和畲族，不过水上的船人却被称为“曲蹄仔”。那里山溪的小船两头尖，吃水浅，上面盖着篾编的船篷，跟浙江绍兴的乌篷船差不多。这种船也能开到海湾里，但出大海就得换上更大的船了。我小时上学和后来参加革命，都多次坐过这种小船，与船家也颇相熟，但对他们何以被称为“曲蹄仔”却不甚了了。后来到了福州，见到闽江一带也有这种船民，字典里叫做“疍民”，实即为南方水上人家的通称。至于他们的祖先何所之，仍不甚了了。由于生活在水上，他们比较自由。只是受陆上人家的歧视和蔑视，正是由来已久。解放前他们是被视为“贱民”一样，虽然他们的姓氏与汉族无异。

《炼魂》的主人公林道福就是“曲蹄世家”之子，他尽管生在解放后，但闽东由于交通不便，长期经济不发达，加上左倾政策的失误，人民虽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却仍然迟迟不得富裕，他家长期在贫困中挣扎，正非偶然。何况他上学期间又碰上“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这就不能不给他的成长带来今天的青年所难以理解的种种艰难。《炼魂》这部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作者以他异常富于艺术感受力的笔触，相当细腻地把一个青少年对于生活的感受，特别是对于初恋和热恋的感受，淋漓尽致、笔酣墨饱地写出来，既充满激情，也充盈一定的诗情画意。

小说写自己的主人公是从他富于乡野浪漫传奇色彩的孩提时代写起,而主要笔墨则写主人公从少年长大成人并一再陷入不幸恋爱的一段生活。写他如何随父亲出海捕鱼,如何下乡被过继给一对老农夫妇为子,又如何组织知青办文艺演出队,不但无功,反被压制,返回城镇在一所师范学校当炊事员……。小说的历史背景从解放初期延伸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除了写林道福,还写他的辛勤而贫困的父母,写他先后爱恋的菊芳、秀萍、玉容等几个少女以及乞丐妹、白弟伯等许多朴实平凡的普通劳动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而主线则是写林道福恋爱中的欢乐与痛苦,激情与焦躁,春风春雨般的缠绵与疯狂如雷霆般的暴怒,情节的回环转折和情绪的波澜起伏,都真实得令人惊心动魄。小说既是一部从特定视角摄取的时代风云录,也是一部被特定时代所塑铸的青少年的心理灵魂史。小说的语言饶有乡土色彩与韵味,又颇有个性的特征。尽管还不能说这已是一部精致成熟的宏伟之作,它还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构思上过于偏重个人的恋爱心理和恋爱故事的描述与刻绘,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矛盾的典型开掘有所不足;又如运笔不乏枝蔓芜杂之处,人物刻画方面如何以较少的笔墨抓住形神,使形象获得立体感和深度,仍然还有努力的余地。但整体而论,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应当说,小说比原来的初稿已有极大的提高。作者的文学才能和修养,包括鲜灵生动的语言表现能力,都给我留下相当亲切、新鲜而深刻的印象。

文学是需要付出大量心血的寂寞的事业,它需要默默耕耘,需要不计成败的奉献精神。文学是人学,同时它也是“美学”。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从审美的角度描写人的。它不仅描写处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关系网络中的人的性格与行为、思想与情感、显意识与潜意识,包括性意识;而且这种描

写必须给人以美感,并努力追求浓郁的强烈的审美魅力。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炼魂》的作者是大大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炼魂》虽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应该说已有良好的起步。从他完成初稿到这次定稿,经历了十年的漫长路程,其间几经易稿的创作艰辛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可以想见的。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作者早年缀学,原来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现在竟能写出这样的长篇,其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努力,确实可喜可贵也可贺!足以令人嘉许!自然,作者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他的创作生涯还刚刚起步,未来的道路仍很长。我想,读者会期待他的第二部应比第一部写得更好,因而任何自满和自负都是要不得的。这里,我既衷心祝贺作者的十年努力终获灿然的果实,更衷心祝愿他百尺竿头更上一步,在未来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1995年1月1日于北京东北郊

谨献给——

用铁血浇铸灵魂的人们

船，不畏满溪面游丝般袅娜飘溢的霜雾，一头就昂在溪滩上；滩上的卵石也一坨坨青幽幽地吐着寒气，船头依旧昂翘。

厚实的宽脚板踏得卵石咔嚓响，趺肉也滋滋生烟。大喉咙扯向溪坂：“开头^①喽！孩子们”。

光腴的孩子们像归家的鱼儿爬上了船。

这是鱼梭形且两头尖翘的溪犁船，它几乎长不过两丈，高宽不过四尺；山溪狭而浅的濑道限定了它的形状。

低窄的篷弄下，整整八个都没有裤子穿，只套件破衣或短袄的孩子们，正猴子般地挤在一起，你拖我扯着一床破帆布缀边的麻袋被，这个喊，那个叫地擦成一堆。身底下仅仅一层冷硬的蒯草席，贴在死板板的船板上，靠光腴与光腴的挤压重叠和厮磨产生热量。

这么冷的天，偏偏是扒海蛎荡鲜和下潭摸鱼的好时节。

拿起篙把船撑向溪中，还在月子中的女人见要开船，狠心拔出衔在婴儿嘴里的奶头，掩了掩单薄的夹袄，扎紧头上的布帕，撑起身子去扶尾舵了。

船在潭头上抛下碇来，架了桨，把篷拢落，放下网一样疏隙的蒯草席拦风口，把大男小女一拨人马调弄停当，男人就挤在女人背后，大半个脊背晾在外边。儿女的肉息，妻子的乳香，在黑咕隆咚的船舱里显出异样的香味。吸着呼着，他便晕晕乎乎，更

① 开船。

紧地搂住女人，没风没浪船便一阵轻晃……

半夜时分，江潮涌上来，把船拨个头，把人拨醒。邻船一骚动，被男人和吃奶的孩子骚扰得难以安宁的女人，就用胳膊肘碰男人醒来，于是，在袭骨砭肤的霜露下，抖瑟着单衣，夫前妻后，借着依稀模糊的水光，摸一篙荡一步地辨认着湍急的濂道，半刻都不敢往险处想，就这样提心吊胆地放。好几条险滩过后，才放心伸开桨荡，直到荡出一身热气来，人才定神点，船也顺着江潮下流。

常在这时辰，黑沉沉的溪面上，不知谁家的船，嫌闷而吊魂一般地顺着桨步唱将起来：

一把桨样日日荡，
下船郎子没顺安^①，
今生落水当土犁^②，
下世做鬼也爬山……

这长腔短调的吟唱与溪岸黑魑魑的山野传来的时强时弱的禽鸣兽号有异曲同工之妙。

荡到天露鱼肚儿白，女人便偷空儿停下桨来，趴到灶窝里生火做饭，待到火起水落锅，又赶忙扶正尾舵，荡开了桨。一起身一俯腰的，一双垂拢在衣襟里的哺乳，便不规则地荡动在红焰焰的灶火中。黑糊糊的番薯米饭捞到饭甑后，那饭汤撒点盐就做菜汤。一碗咸杂鱼干就放在饭蒸桶中连饭蒸，饭熟，便叫醒孩子们，就那么一点蒸饭汤，一个个磨墨般地洗脸。乱桨似的筷子浮

① 没指望。

② 下贱的苦力。

上来，嘴角的馋涎流下去，盘脚围住竹桌匾，风卷残云嫌云太少。

海蛎就生殖在海边滩涂的蛎竹上，海边的渔民把海蛎一箩箩地带着海泥倒在这些溪河里来的溪犁船上。扒满后，装箩筐过称付了钱，若潮水正回涨就上流返程。

上流这返程的路途比下流更苦。满载蛎朵的溪犁儿沉落在海面上，还不如一瓣花生壳显眼。盼风吧，又怕小小的一点浪鼻，就舔得花生壳一个劲地只想沉伏；没风盼，光凭两把桨荡，从早荡到午，从午荡到晚，从海边荡到江里，又从江里荡到溪口，面对三三得九个险滩，才放慢了桨，稍事歇息，便叫塞在蛎筐边蜉蝣儿似的搂成一团的孩子们挽紧，别探头探脑动身子。

说是歇息，其实只是船歇着，人却忙乱起来，收了帆，叠了篷，摘下桨，换上篙，迎着刺骨的寒风，脱下长裤，绾起衣袖，准备做更紧扣的生涯拼搏——撑滩！

撑滩就是撑船上滩坡，偌大个船身，就靠前后两把篙，篙力不够时，人就得下水拉或顶。撑过一个滩，又匆忙爬上来架桨荡潭；荡过一个潭，又换篙撑滩……一透夜就这样卖血卖命地折腾，劳累到天亮。一年到头，不论你霜寒雪冻，不论你风头暴尾，也不论你男人头疼或腰痛，女人坐月子或来身子，该要下水时就要下水。

一年之中就盼个四月。

“四月的曲蹄^①，朝廷的皇帝”。四月，那岸上麦黄麦香的四月，正是著名的远东良港三都澳里官井洋黄花鱼孳生的季节，也是个雷雨的季节。

那日头一偏斜，雷公就做声势。乍响几声，雷云就急呼呼地隆叠起来，雷风也就捺不住性子地扑下来。鱼梭般的小溪犁一

① 置民的辱称。

只只便枯柳叶似的水面上飘忽晃荡。浪涛眨眼间也就逞起淫威，不是船沉，就是篷翻，飘卷在昏冥的半空，忽而仄左，忽而仄右，倏忽栽入浪中。雷雨恶浪趁机倾河倾海般地往船上扑来。船上袒胸裸背、赤身露体的男女，便如虾蟹如蝼蚁抱搂于船舱，或全家缆在桅杆上，只留张嘴求告苍天和妈祖婆……

正月，按习俗上岸走糍。走糍与“走时”谐音，山人也乐得花点糯米磨成糕糍，讨这个吉利。女人和孩子常相伴上岸，岸上的山人家，平时虽然都要管你船人叫“曲蹄爬上岸，岸上就遭殃”，可在这正月头，见门外瘦伶伶几个小人儿，头没帽、脚没鞋，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下身还没裤，上身也只穿件大人的破衣裳，没见风、没见雪，就已颤巍巍地抖，于是，也会发发慈悲心，送点糍糕，或再捡几件旧衣裳打发人走，还在身后怜叹：“船人的孩子真苦啊！”

有些山人却总是别样的心肠，不讨“走糍”的吉利则罢了，反倒唆使一些孩子或呼唤些恶狗，围住你哄：“曲蹄子，没裤崽，一根把杆摇又摆……”，好像你这曲蹄子不知羞耻，故意要脱了裤子，露个小家私让人欣赏似的，蔗渣、果皮、石子劈头盖脸飞来……

如果仅仅是扔些小东西便了事，还算你走运，很多时候他们不肯就这样罢手呢！

有的时候，船收拢钓或拉了罾回来，把打来的鱼虾挑出大的放进鱼篓准备卖，把小的留在饭盆里，边挑边撑地往岸上靠。船还没有靠岸，远远的埠头上就冒出几个脑袋嚷：“喂，曲蹄，有鱼没鱼？”

见是些闲荡子，明明有鱼也不敢把船往前靠，竹篙也就迟缓地停下来。

但那埠头上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

“有鱼没鱼？臭曲蹄，有鱼就快荡过来，没有鱼就石头子给你吃！知道了没有臭曲蹄？”

“臭曲蹄，假如是有鱼不荡过来，就给你臭曲蹄死！”

当真就有石子落到篷上。

骂你臭曲蹄犹算好，一声两声地连声地骂臭曲蹄，真叫人吃不消。但是你没办法，要保住船篷，你还是得乖乖地把船荡过去，还得有好头好脸。

船渐渐地靠近，认得那些人中还有个姻家叔。他刚想攀亲地捧出笑脸打招呼：“噢，原来是亲家叔……”

话语未落，岸上就像掷下个大石头：“谁跟你是亲家叔，难道你的鱼卖我不要钱吗！”

没办法，只得忍着怒火任他们作践。

船刚靠稳，就有一双带着沙土的鞋踩上白净的船头，贼眼睛往下一睃，哇啦叫：“怎么？大的鱼都藏到哪儿去啦？”

跟他们讲大的鱼就都挑到这里了，他们硬是不信。贼头脑地乱翻船头鱼舱，翻不到鱼，便有一只手掀开中舱的那草席的篷帘，把贼眼珠骨碌起来，随即就淫荡地叫起来：“哇哈，原来这里还当真有只大鱼藏着不肯卖我们哩！”

这一叫，几只脚都踏在船舷上，差点把船都压翻了，几双贼眼睛都看清了船舱里那个水灵灵的十六岁的船家女，缀满补丁的破衣服遮不严她那若隐若现的忒丰润结实的乳房呢！

于是，在岸上的装糊涂：“舱里那条鱼是公的还是母的？”

船上的便答：“是母的咧！还是条小母鱼咧！”

“你怎么看才认得是小母鱼哪？”

“母的下面有窟窿，上面还有一对小葫芦呢！”

淫秽的言语未停，那几只带沙土的鞋已踩进舱里的蒹草席上了。舱里一阵骚动，就传来“爹啊！爹啊！快来救我呀！”的哭

叫声。

当爹的只能急着：“亲家叔，你们别乱来啊！”

舱里头却说：“不用你愁，我们会慢慢来的！”

当爹的紧急中只好说：“她刚定婚啊！已经有主了啊！”

船舱里这才传出声音：“主儿是哪里的？”

当爹的赶忙说：“也是你们岸上的人家啊！”

“不信！”

“哎呀呀！亲家叔，我即刻带你去问。”

另一个声音说：“真是这样，就把她的奶子捏几下算了！”

又传来哭叫爹的声音。

一个声音却呵斥道：“就捏你几下奶子，还哭什么！算给你便宜了知道不知道！日后还不是迟早照样要给人捏！”

另一个声音却更刁钻：“哭什么？是不是捏痛了，上了瘾嫌不够，那让我再捏几下……”

因此，船家女俊俏的，一到三月鲤鱼那么鲜嫩水灵时，轻易不敢出舱露面。

一溜船挪着船身归来，才抛下碇，有的还没插稳篙，有的正想把刚打来的鱼捡出大的，好拿到城里换两斤米（那时的鱼价贱的很！）。脚步刚蹚下溪滩，城里那方的岸上却天塌了一般骤响，转眼工夫，坝崩似的溃下一拨人马，全是清一色赤脚的乡亲，个个脸色变，老远就朝溪边的船上喊：“快开头咧！官府又要来封船派差啦！”

溪滩上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急惶惶呼儿唤女，有的匆忙忙架桨撑篙，有的狠心抛了滩上一时难以收拢的活计，有的干脆连摊晾在滩上的帆篷也顾不得要了。人们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逃船要紧！要知道官府的兵哥一旦封派你的船差，运粮或运枪地逼你开船，那灾难也就落到你头上。他们不但不给你运费，

而且在你撑船撑得汗流浹背，想歇口气擦把汗时，他们说你有意偷懒，不讲价地解下他们那巴掌宽的铜头皮带就照你的光脊背抽下来。打够了，骂累了，他们还要逼你打鱼供他们下酒；酒饱饭足后，他们看你渔家女人身子最干净，便皮厚厚地要当众摸你老婆的奶，捏你女儿的臀，比那些浪荡子更坏！

要逃官府的封船派差，常常有人要死在兵哥的枪弹下，薄薄的舷和篷与皮肉同样经不了炮子儿。

死了人，像娶媳妇那样热闹，却不像娶媳妇那样兴头。娶媳妇时，连岸上的山人都挤到溪沿看热闹，为的是看那新媳妇出门时那一场有板有眼、有韵有调的“婚船哭”。可死了人的哭，谁都不爱听。当船上的死人要抬到岸上收殓及埋葬时，山人是更不允许“上无椽材栋瓦，下无礅石柱基”的船人，把晦气的尸体抬往山人的地盘上摊摆埋葬，冲淡他们的福气的。于是，他们常会聚众而来，二话没说，就抄了你的帆船扬长而去。你只好把死人裹领破席埋在溪中没有山人住的孤滩上。

疍民人少，自古以来不敢跟山人斗，更不敢与官兵斗。所以，在那地牛转世的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脚步一踏上杭阳城的土地，道福他父亲的魂就被这脚步声牵走了——

这年，腰挂匣子枪的工作队一到蛟溪乡，二十几岁的父亲就被乡亲们选为新成立的水乡政府主席，成了鹤江上游的“曲蹄头”。

工作队来蛟溪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集体运输和支前活动的。那时，闽头浙尾两省交界方圆十几个县均无公路贯通，属于鹤江流域的蛟溪就成了主要通途。杭阳城外的溪滩上，成天不停地吞吐着一批又一批的工农业产品及军用物资。许多联系运输工作的人，上衣口袋里插两支依金钢笔，手里拿着货单或介绍信，常会没门寻找地探问：“蛟溪乡政府办公室在哪里？”

若指给他看，简直令他难以置信。

指给他看的地方，只有搁在卵石滩上的一只溪犁船，两头尖尖的像只鱼梭。周围许多人下棋又不像下棋，打牌又不像打牌地叫嚷着。走近了，才看清了溪犁的竹篷上挂块小木牌，上书“蛟溪乡政府办公室”八个要竭力端正工整而又站不住脚地扭斜的仿宋字。“门槛”是几块扁形的鹅卵石拼垫的。无所谓哪是门，哪是窗，反正你打哪里探得头进去就是窗，打哪里爬得上去就是门。办公桌更特别，是柜子舱的盖加上当枕头的枕匣。

父亲就在众人的包围中，如同捡猴蛋的玩戏一样趴着。天热的时候真有些像猴。黝红汗油的身上只套件蓝棉布短裤，偶尔伸展腰肢时，稍稍弯曲的脚就像猴子走路那样跼着。那神态不能不令人悲想：日月经天，乾坤运转了那么多回，从猿到人，真是没有进化多少。

但是父亲全身的骨骼和筋肉却分布得很均匀，很合理，因而也很健美，尤其是他那惯于撑篙荡桨的满是隆肌的臂膀和铁饼一样厚实的胸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那充满蓬勃朝气的国字脸上，一双梅仁眼永远是那样的奕奕有神，炯炯放光。在众人的包围中，他疾快地填着发票，盖着印章，打着算盘，忙得不亦乐乎。人们喊着叫着：“老林，我们那一百担鱼，你给我们拨几条船去运啊！”“兴金哥，兴金哥，我们这批货交货时间快到了，请你先替我们想点办法呀！”

从早到晚，人来了一批，去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又去了一批，直到日头累了一天也回到溪对岸杭阳县十景之一的“仙岫晴云”的仙岫山时，“办公室”周围的人马才渐渐散去。这时，父亲这位兼办公室主任的乡政府主席，才得空钻出这“办公室”跳到溪滩上，伸伸腰，踢踢脚，活动几下，贪婪地吮吸着被溪风吹涌的新鲜空气，而后朝后舱的母亲喊：“秀妹，弄点什么东西给我吃

吧！”

“你还用吃！”母亲气嘟嘟地掀开锅盖，端出不知热了多少遍的饭菜——通常那些心疼丈夫的女人，像后来电影电视上那些框式一样都做作娇嗔，而母亲这生下来只知为生存而劳动的文盲船妇，是根本没有这种打情骂俏的闲情逸致的，因为她已经隐约感到经济生活上的困难了。

父亲却没有工夫听她的抱怨。狼吞虎咽吃完饭，不是赶到城里开会，就是点起风灯结一天的帐目。常常是忙到深夜，疲劳到极点才呼噜酣睡。

蓦然，丁丁当当，那宛若木琴般清脆的竹篙声从溪滩下的濊尾就响开了，这是上流的船撑上来了。木琴声响到“办公室”附近就停住，化做“格罗，格罗”的脚步声响近来。只听得船篷轻轻磕：“兴金兄弟，鹤江来的几桶柴油就卸在你船边，让你收看，等明天货主来取。劳你起来一趟，给办办手续，我们还要赶潮汛往上撑呢！”

这样的時候，几乎是母亲先醒过来，困倦的父亲一骨碌醒来，就给来船办了手续。再倒头想睡时，母亲忍不住又抱怨说：“别人的船一天运一载，赚十几斤米；你一个月头埋在这里才给四十五斤米，人来客去还不够贴，日后怎么办？”

父亲没吭声。一家四口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五口了，靠政府上头只发四十五斤米来当工资，日子的艰辛是可想而知了。母亲已经卖掉结婚时的一副银耳坠了。可是每天几乎要留午留晚地招待工作队同志和外地来联系工作的客人以及每次来开会办事的外澳的船乡亲，人家便饭吃一餐，你好意思收人家的东西吗？这样的時候，他只能说：“有困难慢慢地克服吧！人家唐队长这些外省人离乡背井来这里干工作又图什么？”

来自山东济南的工作队队长唐振华，是父亲最崇敬的人。

有一次父亲问母亲：“你知道唐队长是怎样参加革命的吗？”母亲不假思索地答：“也因为苦呗！”然而父亲的回答却大大地出乎母亲意料之外，当父亲告诉母亲唐队长本来是地主资本家的公子哥，并不像我们这些人这样受不了穷和苦才造反闹革命时，母亲震惊了，脱口问：“怎么有这么傻的人？放着公子哥的娇贵不做哪！”父亲引以自豪地道：“这样子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人啊！因为他是在革自家的命，我们是在革人家的命，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家的命难啊！”

因此，也分外崇敬唐队长的母亲，讲不出什么，只好赌气：“就你会替人家想，明天孩子咱们分开带，我去叫个人撑船头，你当你的乡长去吧！”

“你去，你去……”父亲咕噜着，睡意又袭来，没咕噜几声又倒头睡着了。母亲真拿他没办法，只好掉着泪，抚摸着五岁的哥哥和两岁的姐姐叹道：“孩子，还是我们母子去受苦吧！”

工作队的唐队长知道了这种状况后，时不时地用自己的津贴买了米和菜送来。他打着趣儿：“秀妹嫂子，我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这个月专门到你船上吃，你可要招待好一些啊！”

母亲只能愧笑：“哎呀，唐队长，吃顿便饭还敢收你的粮钱哪！”可唐队长把东西一扔，就笑着跑了。他常常也像父亲那样饿午饿晚难以安在地坐下来吃几顿饭。

没多久，当乡政府的木船被踩坏了，乡政府搬到岸上一个本属于有钱人的房屋里去。父亲也就成天把头埋在那里，还把铺搭在那里。母亲叫人把破船修了修，叫了个十二岁的孤女孩子帮着荡船头，也抢货运去了。那水程，常常要往返蛟溪至鹤江中下游，来回二百多里路一趟，母亲凭一个壮实的身子，凭那粗壮的胳膊，也装满一船货，拼命跟在别人后面荡。潮水和风势顺的话，可以借着水势和风力行船；若是潮水和风势都反逆的话，那